



• 本書曾改編為電影「窗外有藍天」，
獲一九八七年奧斯卡金像獎八項提名 •

翡冷翠之戀

佛斯特著 ● 陳蒼多譯

聯合譯叢

003

佛斯特／著 ● 陳蒼多／譯

翡冷翠之戀

聯合譯叢 003

翡冷翠之戀

作者 / 佛斯特(E. M. Forster)

譯者 / 陳蒼多

發行人 / 張寶琴

出版者 / 聯合文學出版社

地址 /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六樓

電話 / 7666759 · 7631000轉672

郵撥帳號 / 1150424-4聯合文學出版社

登記證 /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3952號

印刷廠 / 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銷 /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地址 /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七樓

電話 / 7627429 · 7631000轉706

出版日期 / 76年6月1日 初版

78年1月15日 三版

定價 / 110元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幀錯誤，請寄回調換》

佛斯特及其《翡冷翠之戀》

陳蒼多

(代譯序)

佛斯特 (E. M. Forster) 是二十世紀英國的偉大小說家之一，他和勞倫斯 (D. H. Lawrence)、喬埃斯 (James Joyce)、吳爾芙 (Virginia Woolf)、赫胥黎 (Aldous Huxley)、以及康拉德 (Joseph Conrad)，幾乎平分二十世紀前半期英國文壇的秋色。佛斯特除了小說外，又以文學理論《小說面面觀》(Aspects of the Novel) 一書出名，可見他在小說理論和實際寫作方面齊頭並進，成就輝煌。

佛斯特是所謂「布倫斯伯里文學集團」(Bloomsbury Group) 的健將之一，生於一八七九年，曾就讀英國皇家學院。大學畢業後，佛斯特前往義大利，以義大利為背景寫了他早期的兩部小說《天使怕履之地》(Where Angels Fear to Tread) 以及《翡冷翠之戀》(A Room with a View，原意為《有風景的房間》)。這兩本小說是以高度喜劇的風格成功地討論英國人和義大利人之間的文化隔閡，就如同以後《印度之旅》(A Passage to India) 探討英國人和印度人之間的誤解一樣。

一九〇七年，佛斯特回到英國，又以英國為背景寫了兩本小說，《最長的旅程》(The

Longest Journey) 和《霍華思莊》(*Howards End*)，後者是至那時為止佛氏最重要的作品。四年後，佛斯特與他在皇家學院就讀時的教師 G. L. 狄金森 (Dickinson) 出發到印度。一九二一年，佛氏再訪印度，使他對印度有了更深的印象，四年之後，他完成最著名的小說《印度之旅》。

雖然就小說而言，佛氏的作品數量並不算多，但其散文卻是多產，除了前述《小說面面觀》之外，另結集有《爾賓吉豐收》(*Abinger Harvest*) 和《二呼氏主》(*Two Cheers for Democracy*)，內容範圍廣泛，有短評、隨筆、人物、書評等。後者中有一篇「我的信念」，闡述佛斯特的哲學信條。

佛斯特是皇家學院的榮譽會員，晚年大部分時間都住在母校。除了偶爾演講和開會之外，並沒有正式在那兒教書。佛氏自從早期浸淫在布倫斯伯里利人陶醉的知性氣氛以來，就與自由主義相提攜。他坦然反對法西斯主義，二次大戰期間曾向印度發表深具價值的廣播，號召他從前的朋友支持英國抵抗侵略的義舉。

《翡冷翠之戀》出版於一九〇八年，描寫少女露西在表姊夏洛蒂陪伴下到義大利翡冷翠旅遊，受到義大利浪漫和自由氣息的洗禮，回到英國之後雖與色席爾·衛斯訂婚，但經過艱苦的內心掙扎之後，終於與在翡冷翠認識的英國人喬治·愛默森結合，且蜜月所在也正是翡冷翠。佛斯特在這本小說中試圖表達的是，英國無數中產階級家庭中兩個家庭（露西與喬治）之間的態度與行為之隱形差異，而這種差異只有靠著一次義大利假期的機會來消弭。無疑，這次義大利之旅所扮演的角色是全書的樞紐所在。因此佛斯特處處著力於義大利與英國之間的對照。

首先，佛斯特讚美義大利是「歐洲最優雅的國家」，這個國家永遠與年輕人提攜，甚至那位戴他們（露西，夏洛蒂，愛默森父子等等）出遊的車夫的名字也叫菲松（原為希臘神話中男神的名字），而他女友的名字則是佩色荷妮（原為希臘神話中女神的名字）。佛斯特最後的結論是：「在南方，一切的感情都會成長為熱情。」

佛斯特也在這本小說中假借另一個角色的口中說出：「……他們「義大利人」看透一切，我們「英國人」自己還不知道想要什麼時，他們就知道了。」但是義大利人不會明白說出來，他們不可能像英國人一樣宣稱：「愛情是有關於肉體的；不是肉體，但卻是有關於肉體的。」但他們心裡非常明白這個道理，他們不明說，這就是所謂的「本能」。貝狄恩（Calvin Beckett）在所著的《自我的建築師》一書中論及《翡冷翠之戀》時說：「本能是「真實」，慾望是「神聖的」：似乎就這麼簡單。」

這種「不明說」的本能最後促使露西·韓凝奇與「大群愚昧的人」決裂，包括與高傲和可厭的色席爾解除婚約，就像勞倫斯的作品《虹》（Rainbow）之中，歐色普解脫了安東·史克雷本斯基的束縛一樣。令人感到諷刺的是，露西最後所回歸的喬治是色席爾為了打擊「喜別墅」的擁有人而引來與露西為鄰的，還有，色席爾認為那本描寫露西與喬治之吻的小說不入流，然而卻因為色席爾唸了那一段擁吻的情景，更使得露西的本能發揮了作用。

據說，兩個陌生英國人見面時會像狗一樣嗅嗅對方，看看氣味是否熟悉。然而露西在「禮教」和「真誠」的掙扎中，竟然最後委身於一個陌生人喬治。是什麼神祕力量在催促著露西呢？想來，要得到答案，我們或許又要問：露西在翡冷翠置身於一大片紫羅蘭花海中突然被喬治一吻時，她的靈田中曾出現什麼本能的亮光呢？

目次

佛斯特及其《翡冷翠之戀》（代譯序） 陳蒼多

第一部

- 2 ● 第一章 貝託利尼公寓
- 16 ● 第二章 沒帶旅行手冊進教堂
- 34 ● 第三章 音樂、紫羅蘭和S字母
- 46 ● 第四章 第四章
- 55 ● 第五章 一次愉快郊遊的各種可能性
- 70 ● 第六章 七人乘車出遊及義大利車夫
- 83 ● 第七章 歸家

第二部

- 98 ● 第八章 中世紀風味

258	239	219	211	200	183	175	165	152	145	134	116
● 第二十章	● 第十九章	● 第十八章	● 第十七章	● 第十六章	● 第十五章	● 第十四章	● 第十三章	● 第十二章	● 第十一章	● 第十章	● 第九章
中世紀的結束	對愛默森先生說謊	佛雷迪和僕人說謊	對畢培先生、韓凝奇夫人、	對色席爾說謊	對喬治說謊	內部的災難	露西勇敢的面對外圍情勢	巴樂特小姐的燒水爐真煩人	露西之爲一件藝術品	色席爾之爲幽默家	在衛斯夫人設備完善的公寓中

第一部

第一章 貝託利尼公寓

「房東太太不應該這麼做的，」巴樂特小姐說：「絕對不應該。她原先答應給我們南邊的房間，不但可以觀賞風景，而且兩間緊靠在一起。現在這兩個房間卻都在北邊，你看，露西！北邊的房間，只看得到中庭，兩間又隔得這麼遠。」

「還有那種腔調！」露西附和，她已經聽到房東太太那種她意想不到的說話腔調，她喪氣的接著說：「房東太太大概是倫敦人。」她看著兩排英國人坐在餐桌旁；看著裝水的白瓶子和裝酒的紅瓶子，在英國人之間傳來傳去；看著已故王后和已故桂冠詩人的畫像掛在英國人的後面，像框很是沉重；看著英國教堂的通告（庫斯伯·伊格牧師，牛津大學碩士），這張通告是牆上唯一的其他種類的裝飾。「夏洛蒂啊，你一定也感覺到我們可能是置身於倫敦。我幾乎無法相信，其他所有種類的東西要到外面才看得到。我想是人們太累了。」

「這種肉一定熬過湯了，」巴樂特小姐說，放下叉子。

「我本來想看亞諾河。房東太太在信中答應給我們的房間，可以眺望亞諾河。房東太太絕對不應該這樣做。哦，真是太不像話了！」

「什麼樣的角落對我來講都可以，」巴樂特小姐繼續說：「但是，如果看不到風景，確

實是很難堪的。」

露西認為自己很自私。「夏洛蒂啊，你不能寵壞我；當然，你也一定要眺望亞諾河的。我是說真的。前面的第一個空房間——」

「你一定要住那個房間，」巴樂特小姐說，她的一部分旅行費用是露西的母親負擔的。巴樂特小姐曾多次以圓滑的方式暗示：露西的母親這樣做真慷慨。

「不，不，你一定要住那個房間。」

「我堅持這樣。露西，你母親不會原諒我的。」

「她才不會原諒我。」

兩個女人的聲音聽起來生動有勁，並且——如果我們想要承認可悲的事實——也聽起來有點暴躁。她們感到很疲倦，卻還假借「不自私」的名義在爭鬥著。坐在她們附近的幾個房客彼此使著眼色，其中一位——人們在外國的確會遇見那種沒有教養的人——身體對著桌子向前傾，還真的介入她們的辯論之中。他說：

「我有風景，我有風景。」

巴樂特小姐大吃一驚。一般來說，住在公寓之中，別人都先觀察一兩天，然後才跟她們搭訕的，並且時常都是在離開之後才發現適合跟她們談話。她知道這個唐突的人沒有教養——甚至還沒看他一眼就知道了。他是一個老年人，塊頭很大，臉孔長得很好看，鬍子刮得很乾淨，眼睛大大的。他的眼睛中有點稚氣，不過並非那種返老還童的稚氣。到底是什麼樣的稚氣呢？巴樂特小姐沒有費心思去想，因為她的眼光轉移到他的衣服上，但他的衣服並不吸引

她。他可能是想在她們兩人還沒有摸清楚情況之前就認識她們。於是，在他跟她講話的當兒，巴樂特小姐旋即裝出一種眩惑的表情，然後說：「風景？哦，風景！風景多麼可愛啊！」

「這是我的兒子，」老年人說：「他的名字是喬治。他也有風景。」

「啊，」巴樂特小姐說，她看到露西想說話，於是制止了她。

「我的意思是，」老年人繼續說：「你們可以住我們的房間，我們住你們的房間。我們交換一下。」

格調較高的觀光客對這樁事都相當震驚，他們同情兩個新來的女房客。巴樂特小姐在回答時盡量不把嘴張得很大。她說：

「真的很謝謝你們，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為什麼？」老年人說，兩個拳頭打在桌子上。

「因為這是不可能的，謝謝你們。」

「你知道，我們不喜歡接受——」露西開始說。

她的表姊又制止她。

「但是，為什麼呢？」他堅持著：「女人喜歡看風景；男人不喜歡。」他用拳頭敲著桌子，像一個頑皮的小孩，然後轉向他的兒子：「喬治，你說服她們！」

「顯然她們應該住我們的房間，」兒子說：「沒有什麼其他好說的。」

他說話的時候並沒有看著兩位女士，但是他的聲音顯得迷惑而悲傷。露西也顯得很迷惑；但她看出她們難逃所謂「丟人現眼」的命運，同時她產生一種奇異的感覺：一旦這些沒有教

養的觀光客說了話，爭論就會擴大、加深，一直到爭論的內容不再是房間和風景，而是——嗯，一種十分不同的什麼，而她以前並不知有這種「什麼」存在。此時，老年人幾乎以暴烈的態度攻擊巴樂特小姐：為什麼她不交換？她有什麼可能反對的理由？她們要在半小時後騰出房間來交換。

巴樂特小姐雖然擅長精巧的談話，但是遇到野蠻的行為卻無能為力了。她不可能痛叱這般粗魯的人；她的臉孔因為不高興而漲紅了起來，她看看四周的人，好像在說：「你們全都是這個樣子的嗎？」坐在桌子較遠地方的兩個矮小老婦人，把圍巾掛在椅背上方，回頭看看，顯然在表示：「我們不是，我們是彬彬有禮的。」

「親愛的，吃你的菜吧，」她對露西說，重新開始把自己批評過的那塊肉翻過來翻過去。露西含糊地說：對面那些人似乎很奇怪。

「親愛的，吃你的菜吧。這間公寓真差勁。明天我們就換一家。」

她才剛宣佈這個可怕的決定，隨即又把它推翻了。房間那端的簾幕拉開，露出一位牧師的身影，身材肥胖，但很吸引人；他匆匆往前走，在桌旁就位，以愉快的口氣為自己的遲到道歉。露西還沒有恢復端莊的姿態，立刻站了起來，叫著：「哦，哦！原來是畢培先生！哦，多麼棒啊！哦，夏洛蒂，我們必須取消這個決定，不管房間是多麼糟。哦！」

巴樂特小姐以比較矜持的態度說：

「畢培先生，你好嗎？我以為你忘記我們了：我們是巴樂特小姐和韓凝奇小姐，那個嚴寒的復活節你幫忙聖彼德教堂的教區牧師，我們當時在騰布雷吉·威爾斯。」

牧師的神態像是在度假期間，他記得兩個女人，但不像她們記得他那樣清楚。不過，他還是很愉快地走向前，接受露西招呼他坐下的位子。

「很高興見到你」露西說，她精神很是空虛，如果她的表姊允許她的話，她還會很高興去見那位侍者呢。「想想，這個世界是多麼小啊。夏日街也使得這個世界顯得特別有趣。」

「韓凝奇小姐住在夏日街的教區，」巴樂特小姐說，補充露西沒有講清楚的地方：「她剛好跟我談起，說你剛接受牧師的職位——」

「是的，我上個星期聽母親說。她不知道我在騰布雷吉·威爾斯認識你；但我立刻回信說：『畢培先生是——』」

「一點沒錯，」牧師說：「我預定明年六月搬進夏日街的牧師住宅。真幸運能夠被派到這樣一個可愛的地方。」

「哦，真高興！我們的房子名叫『多風角』。」

畢培先生欠欠身。

「通常母親和我在家，還有弟弟，雖然我們不時常叫他上教——教堂很遠，我的意思是這樣。」

「露西乖乖，讓畢培先生吃菜吧。」

「我在吃啊，謝謝你，並且還吃得很開心。」

他喜歡跟露西談，他記得露西會彈鋼琴；他比較不喜歡跟巴樂特小姐談話，巴樂特小姐可能記得他的講道。他問露西是否熟悉翡冷翠，結果露西答了很多話，表示她以前不曾到過

翡冷翠。給初訪者一點忠告是件很令人愉快的事，於是他迫不及待地表現了。

「要記得到這個國家到處看看，」他最後提出這樣的忠告：「第一個晴朗的下午開車到菲索爾，到色提納諾走一圈，諸如此類的觀光。」

「不是！」桌子前方傳來一陣聲音：「畢培先生，你說錯了。第一個晴朗的下午，兩個小姐一定要到普拉託去。」

「那個女人看起來很聰明，」巴樂特小姐對她的表妹低語：「我們運氣好。」

於是，一大堆意見湧了過來。大家告訴她們要看些什麼東西、什麼時候去看、如何招手讓電車停下來、如何擺脫乞丐、買上等吸墨紙要給多少錢，還有，她們會漸漸喜愛這個地方。「貝託利尼公寓」的住客們已經幾乎很熱心地認為：她們會漸漸喜愛他們的。無論她們往那一個方向張望，都會有親切的女人對她們微笑、喊叫。那位聰明的女士聲音叫得最高：「普拉託！她們一定要到普拉託。那個地方骯髒得可愛，不是言語所能形容。我喜愛那個地方；你知道，我非常喜歡把『體面』加諸我身上的束縛抖掉。」

那個叫喬治的年輕人看了看那位聰明的女人，悻悻然吃起盤子裡的東西。顯然，他和他的父親並不很高興。露西在得到人緣之餘，還是希望這對父子兩人高興。如果有人受到冷落，她是不會感到特別愉快的；所以當她起身離開時，轉過身體，以緊張的姿態對著兩個陌生人微微欠身。

父親沒看到；兒子領受了她所表示的禮貌，但並沒有回以同樣的動作，只是揚起眉毛微笑著；他似乎在對著對面的什麼東西微笑。

露西匆匆走在表姊後面，表姊已經穿過簾幕——簾幕打在人們的臉上，十分沈重，似乎不僅只是布簾而已。離她們很遠的地方站著那個不講信用的房東太太，她向客人鞠躬，道晚安，還有她的小男孩安內利和她的女兒維朵莉在旁助陣。這是一種奇異的小場面：這個有倫敦腔的女人試圖傳達南方的「優雅」和「親切」。客廳甚至顯得更奇異——客廳的擺設試圖與十足舒適的倫敦布倫斯貝里公寓一別苗頭。這個地方真是義大利嗎？

巴樂特小姐已經坐在一張表面繃得很緊的安樂椅上，椅子的顏色和外表都像是番茄。她正在跟畢培先生談話，說話的時候，狹長的頭部前後擺動著，很緩慢，很規則，好像正在剷除一種看不見的阻礙。「我們最感謝你了，」她說：「第一個晚上意義非凡。你來得正是時候，我們當時正面對一個特別難堪的場面。」

他表示歉意。

「吃飯時有一個老年人坐在對面，你知道他的名字嗎？」

「愛默森。」

「他是你的朋友嗎？」

「我們很友善——公寓的人都是如此。」

「那麼我就不想再說什麼了。」

他稍微逼迫她，她又說了一些。

「我可以說是，」她說：「我這位年輕表妹露西的保護人，如果我讓她接受某一個人的恩惠，但我們對這個人卻一無所知，那麼，這就事態嚴重了。他的態度很不妥當。我希望我

當時是盡量表現得很好。」

「你的表現很自然，」牧師說。他似乎在思慮著什麼，過了一會兒接著說：「無論如何，我認為，就算你們接受了，也不會有什麼害處的。」

「當然是沒有害處。但是我們不能欠人家的人情。」

「他是一個很特殊的人，」他顯得猶疑不決，然後才溫和地說：「我想，他不會讓你們接受後佔你們的便宜，也不會期望你們表示感激。他有一個長處——如果算是長處的話，那就是他說話非常真誠。他並不看重自己的房間，他認為你們會看重他的房間。他沒有想到要施恩於你們，就像他沒有想到要表示禮貌一樣。我們很難——至少我認為很難——去了解說真話的人。」

露西很高興，她說：「我當時希望他是好人；我總是希望人家是好人。」

「我想他是好人；好人兼可厭的人。我幾乎在每個重要的問題上都與他意見不同，所以我想——可以說，我希望——你會與他意見不同。但這種類型的人，盡管你不同意他，卻不會為他感到遺憾。他剛來這兒時自然惹得人們很生氣。他做事不圓滑，不講求禮貌——我不是說他很粗魯——他也不會堅持自己的意見。我們幾乎要向我們那位陰鬱的房東太太抱怨他了，但慶幸得很：我們還是改變了心意。」

「那麼我可以說，」巴樂特小姐道：「他信奉社會主義嗎？」

畢培先生接受這個便利的字眼，嘴唇稍微抽動了一下。

「那麼他也可能教養兒子信奉社會主義？」